

Vitality on great peaks

生命高处 王石 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



Vitality great peaks

生命高处 王石 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命高处 / 王石著.

——广州: 广东旅游出版社, 2005.10

ISBN 7-80653-701-5

I. 生... II. 王...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15995号

生命高处

文字著述: 王 石

图片摄影: 王 石

策 划: 缪 川 刘志松

责任编辑: 刘志松(liuzhisong001@yahoo.com.cn)

特约编辑: 陈 皮

封面设计: 深圳市大圣多媒体

版式设计: 张红霞

封面指导: 郭 炜

责任技编: 顾耀民

特别鸣谢: 广东旅游出版社、一贞女士

和车刚先生为本书提供了部分图片。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

(广州市中山一路30号之一 邮编: 510600)

广州华典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邮购地址: 广州市东山区合群一马路111-127号A2栋116档

电话: 020-83791927 邮编: 510100

邮箱: songlau@21cn.com

印刷: 广州市天盛印刷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元岗路沙河镇第二工业区B座)

开本: 889 × 1124 毫米 32 开

印张: 7.5

字数: 100千字

版次: 2005年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册

定价: 3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错页倒装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换书。

序

生命高处

王石

锁在迷雾乱云中的珠峰恰在我们到达珠峰大本营的黄昏时分豁然出现在眼前，同车的人没有一个言语。我呆呆望着，心里默念：珠穆朗玛峰，我们来啦。这是1997年9月。

在珠峰大本营，负责接待10支外国登山队的中方联络官也热情地接待了深圳来的两位不速之客。晚上，高山反应让人难以入眠，我们靠聊天消遣时间。聊天内容围绕着一年前珠穆朗玛峰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山难：1996年春季珠峰南坡4支探险队伍中的9人死亡，其中包括著名登山家新西兰人霍尔和美国人费希尔，另有3人在5月底相继去世。那晚还谈到中国登山史最惨重的山难：梅里山难。

1998年台湾登山家吴锦雄先生送了我一本《INTO THIN AIR》。这是专门记述1996年珠峰南坡山难的书。作者乔恩·科莱考尔是美国著名记者，本身是个业余登山高手，参加了霍尔组织的探险队，亲身经历了那场惊心动魄的山难全过程。其激情的描述、冷峻的反思和翔实的珠峰史料令我爱不释手。连续三个夜晚读完，掩卷沉思再读第二遍。

登雪山终归是项危险的行为，而且毫无疑问，这种危险将永远存在。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去登山？这在登山运动不普及的中国大陆难以被人理解，就是在美国社会也不被理解，“美国公众对登山缺乏世代相传的民族同情心，这一点与欧洲的山麓国家和孕育了登山运动的英国不同”。（摘自《珠穆朗玛峰》）对登山有深刻认识的科莱考尔

是怎样理解的呢？作者引用了罗伯特《犹豫时刻》中的话：“……在具有神秘魅力的探险后面呈现出的坚韧不拔和无拘无束的流浪生活，是对我们天生的舒适和安逸的解药。它预示着一种对衰老、他人的虚弱、人际关系的责任、各种各样的弱点及缓慢而乏味的生活进程的青春年少式的拒绝。”讲得多么精彩！人生的自我挖掘、自我挑战，也许就是冒险运动的理性所在。从1999年攀登玉珠峰、博格达、雪宝鼎，2000年启孜峰、章子峰到现在，我越来越体会到这项极限运动对人生的积极意义。

2000年5月，我在珠峰大本营同黑龙江的阎庚华先生朝夕相处。章子峰的队友均感到老阎独自登珠峰凶多吉少，劝老阎放弃登顶，但此时的老阎怎能放弃？壮士上路一去不复返。与此同时，青海玉珠峰也传来5位年轻登山者遇难的噩耗。在日常生活中错误可以得到纠正，妥协可以弥补过失，但在特定的雪山环境中，人们的行为将生死攸关，无论你是登山的初学者还是一流登山高手都不能例外。

在《INTO THIN AIR》中，作者科莱考尔对霍尔和费希尔的死因进行了近乎冷酷的分析，有骄傲轻敌的因素，也有来自商业竞争的多重压力……从书中我们可以获得他人的教训，以此作为自己行为的参考。此外，这本书也可以说是珠穆朗玛峰编年史的通俗读本，尤其对初学登山者，不可不读。今年从玉珠峰回来，在北京同中国登山队的教练聚会，其中还有北京青年报的记者王灏铮。这位被中国登山队视为自己人的青年女记者向我约“推荐一本书”的稿件，截稿时间为5月底。我趁出差间隙说了上面这些话。

目录

序：生命高处

王石

生命的承诺：活着回来

2

引

3

1. 发生了什么事情？

4

2. 谁做过人工呼吸？！

5

3. 赶快下山

8

4. 小戈的余地还有多少呢？

11

5. 开尊大哥，要顶住啊！

16

6. 没想到西大滩夜景这么美呀！

20

走进东非大裂谷

24

引、明早飞阿姆斯特丹，再转非洲航线

25

1. 穿越非洲最大的野生动物保护区

27

2. 狮子，大象，谁牛？

31

3. 传统时尚的马赛族服装：一块遮羞，

一块斜披肩上

34

4. 老王唾巴唾巴舌尖上的残味，挥手扇

走杯口的大苍蝇

38

5. 来乞里马扎罗就是为了登顶的！

42

6. 因为海明威的《乞里马扎罗的雪》

45

7. “就这么容易登顶？”

48

阿拉斯加麦金利 **52**

1. Climbing 53
2. 登顶的成功率: 6% 56
3. 附近哪里正在发生雪崩 62
4. 嘿, 快出来赏月啊! 68
5. 谁让咱是一条绳上绑着的蚂蚱呢? 76
6. 顶住, 对, 顶住! 81
7. 鲜红的国旗在四个人手中传递 86
8. 你到了托奇纳镇第一件想做的事是什么? 89
9. 那有什么, 我也可以脱! 94

在喜马拉雅 8848 路上 **98**

香格里拉风雨雪 **208**



[[2001.4.29-2001.5.7]]

生命的承诺：活着回来

4月29日的西宁细雨霏霏，温度骤降。我乘晚上7:40开往格尔木的火车，到半夜冻得难以入眠。翌日凌晨睁开眼望车窗外，感觉格外刺眼，揉揉眼睛再望：茫茫灰色的水面铺洒着温暖的阳光，噢，盐湖啊。

在格尔木宾馆碰到刚下山的马哥和登山教练次洛。问山里的情况，马哥说：今年天气反常，暴风雪太大。风把雪灌进大本营的帐篷里，能积上半尺厚，队员们早上起来都忙着铲雪。



第一批登山的队员在暴风雪来临之前成功登顶。队员共11名，登顶的有9名，其中登顶的有深圳队员钟相文、陈春涛。第二批就不那么幸运了，同暴风雪搏斗10个小时后，还是被暴风吹了回来。这批队员中有深圳队的唐总和余兰。唐总的体能和状态都很好，只是天气太恶劣，被迫下撤。一位随队的登山法律顾问在南坡大本营高山反应严重，已经撤回格尔木。

我们计划下午进山。全国的登山者正陆续往格尔木集中。



1 发生了什么事情？

5月4日晨

5月4日晨，海拔5700米，北坡二号营地。玉珠主峰溜光的冰壁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开尊教练预计用4个小时可以冲顶：8点半出发，12点半登顶。我跃跃欲试，要求登顶后贯穿从南坡下，黑瘦矮小的教练没有给肯定的答复。别小看这个小个子，他可是两次登顶珠峰、深受登山爱好者信赖的藏族登山家。

北坡一组共6名队员，今天有4名队员在3名教练协助下，在8点半出发了，有两名队员放弃登顶。

刚出发30分钟，听到喊声，回身，看到二号营地的三顶黄色帐篷在云雾中时隐时现，一位留守队员打着紧急求救的手语，发生了什么事情？





2 谁做过人工呼吸？！

5月6日下午6点

乘5月6日下午6点钟格尔木至西宁的火车。同一卧铺车厢里，对面是铁道部第一勘测设计院的两位铁道专家，刚考察完拉萨至格尔木段铁路施工线路，要返回兰州。如何修建“格拉铁路”自然成了话题。在平均海拔高度4500米的高原筑铁路，在世界铁路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但两位专家对克服诸如高原冻土等技术难题似乎胸有成竹。只是铁路修成后，阻断了野生动物的生活路径，破坏了生态环境的平衡，“如何解决呢？”北青报的女记者王灏铮出于职业的敏感追问了一句。

“设计上增加孔道，或把铁路架空腾出野生动物通道。”其中一位略显福态的专家解释，“只是还不知道野生动物买不买我们人类的账，

呵呵呵……哎，我们在飞机上看到雪山上有人在登山，就是你们哪？都是些什么人呢？”我们说，都是来自全国的业余爱好者，两位专家露出迷惑的眼神……

后来在餐车，比我后到的女记者告诉我：“你知道离开后他们怎么说？‘假日花钱登雪山受这么大的苦，不是神经有问题吧？’”

一般人很难理解登山者为什么登山，更难理解登山者之间的关系。

……

无法辨别站在帐篷前挥动双手的是深圳的旗手，还是江苏常熟的小戈。打前锋的开尊教练一声令下“回营地！”我们4个队员和3名教练员彼此连接在一根50米长的保护绳上，同时回转，收尾的变成了前锋。

横在前面的冰裂隙一道接一道，但大都被冰雪掩埋得不留痕迹，人稍不注意就会踏空陷进去。这时候的我们明明知道营地出了紧急情况，也只能缓慢地行走。登山靴下的冰爪压在冰面上，发出嘎吱、嘎吱的怪声。

“扑哧！”一名队员一脚踏空，下半身悬空在冰裂缝中。我身后的开尊教练本能地将身体紧紧压在冰镐上，大声喊到：“冰镐卡住！冰爪踢！踢！就像攀冰训练时一样！”如果悬空的队员身体失控继续下滑，结组的其他队员也会被跟着带下去。而有经验的队员或教练员会利用冰镐固定在冰面上，制止下滑。1998年，三名香港队员登顶新疆博格达，途中结组行进，不幸一人滑坠，其余两人也被牵连，最终集体遇难。陷在裂缝里的是深圳队员雁东，受过冰雪攀登训练，喀嚓喀嚓几下爬了出来。有惊无险，大家安全返回营地。

喊叫的是小戈，在攻顶队伍出发后，他发现同一帐篷的旗手躺在睡袋里昏迷不省人事。队员们围住了帐篷……不一会儿，开尊教练从帐篷退出来，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看着我：“老王，你进来看看，怎么办？”



平躺在睡袋里的旗手脸色灰白，干裂的嘴唇张开着，舌头僵硬无津液，双眼睁得大大的。我凑近看，发现瞳孔有散射，用手在他眼前晃晃，没有任何反应。伸手摸摸脖颈上的动脉，还好，有脉搏，也还能感觉体温。“旗手、旗手！”没有任何反应。

“谁做过人工呼吸？！”我回转头望着帐篷外一张张焦虑的脸，从表情上看来，没人曾经做过。我转过身扯开睡袋的拉链，脑海里闪现着书本上做人工呼吸的程序和2000年章子峰前进营地，英格兰登山队抢救队友的情景……双手交叉按着旗手的前胸均匀有力地下压，之后，右手捏着旗手的鼻子，左手按着旗手的下颚，深吸一口气——突然停顿，想到：已经四天没刷牙了，嘴对嘴合适吗？但只是瞬间的停顿。嘴对嘴输气，心胸按压，反复进行……背后伴随着“旗手顶住！”“旗手，坚持下去啊！”的鼓励声……

3 赶快下山

5月6日

5月6日晚上10点30分，火车正点到达西宁，前一天到达的新华社青海分社记者朱建军来接站。2000年玉珠峰山难营救期间，现场封锁，新华社记者是唯一豁免的新闻单位，朱记者赴现场采访，成为山难救援情况的唯一钦定新闻来源。只可惜新闻通稿只冠“新华社消息”，并不署名，否则朱建军已成为全国“名记”了。

小朱微胖的身材，头发微曲卷，略显肥硕的鹰勾鼻，有明显的西域民族血统，说话快起来像讲印度语，实际是西宁土话。这是一个心直口快、办事干脆利索的小伙子，大学毕业还没三年，却少年老成，已经是分社的主力记者，是西宁地头通天的人物。

虽然小朱工作起来是个拼命三郎，性格却格外活泼开朗。记得4月底在西宁时，小朱曾特意偕新婚小娘子请我吃地方特色菜。饭桌上，新娘子小鸟依人依偎在朱记者身边。小朱夹了一块嫩羊排送到新娘子嘴边，新娘子摇摇头：“太肥！”小朱缩回筷子，咬去羊排上肥肉部分，再送到新娘子嘴边，新娘子莞尔一笑，接进嘴里。

“太黏糊了吧，”我坐在对面真有点受不了。小朱却一本正经地解释：“结婚蜜月还没过就到现场采访去了，总觉得欠着她，想补偿一下。”“嘿，那是害怕老婆的遁词。”“呵呵呵……”小朱爽朗地笑起来。和这种人共享打交道，是一种享受。

这次接站，朱记者没携娘子，却递给我两份报纸：“看看，北坡抢救登山者的消息已经发了，你那句话我给用上了：‘山就在那儿，可以一次两次去登，但生命只有一次。’”

15分钟的人工呼吸后，旗手的喉咙管里发出丝丝的喘气声，舌头



也软化湿润了。“这小子，想开溜，没那么容易！哎，谁看着手表30秒，我测一下脉搏。”测下来的心跳是120次/分钟。

根据综合症状，我判断旗手得了急性脑水肿。高山脑水肿是高山病症中最能致命的，其脑血管因高海拔的压差破裂，使得脑部组织由于增加液体而形成肿胀，轻则出现恶心呕吐症状，重则丧失意识，发生一系列致命的脑部问题。

“有氧气瓶吗？”没人回答。

“有强心针吗？”没人回答。

我扭头同开尊对望了一眼，没有语言，但却交流了思想并形成共识：要想拯救旗手的命，只有一个选择：赶快下山！深圳的大雄钻进帐篷，和我两个人一起给旗手穿衣服。摸摸旗手的屁股下面，温热干燥，还没有大小便失禁的迹象。好兆头。套好冲锋裤、毛袜手套，穿好羽绒服，再盖上鸭绒被，合上拉链。睡袋连着睡垫被抬出帐篷外进行搬运前的捆绑，开尊和平措两位教练迅速用安全绳索捆绑好包裹着旗手的睡袋睡垫。“开尊，我们队员是

留下来等待还是一起下山？”我担心队员们会成为抢救旗手的包袱。“一起下山，”开尊毫不犹豫，“抬人需要很多人手。”

北坡的路线长，而且坡度陡、雪厚。5月1日，18名队员从大本营向一号营地进行适应性行走8公里，仅7名队员完成预定目标。5月3日早上9点钟，第一梯队的6名队员在3名教练员带领下从一号营地向二号营地出发，按规定必须在下午2点钟之前到达目的地，实际在中途没有休息的情况下，走到6点30分才到达二号营地。也就是经历了这一天的强行军之后，江苏小戈放弃了登顶计划，旗手患突发性脑水肿——即使不拖带病号，对5名队员来说，从二号营地返回一号营地也是个考验。但必须在最快时间内把旗手带下一号营地，再带到大本营，然后用车送回格尔木医院进行抢救。我们能行吗？

“开尊呼叫大本营！开尊呼叫罗申！请回答！请回答！”没有回答。按预定计划，北坡总指挥罗申教练正带领第二梯队，在从大本营向一号营地行进的途中。3名教练、5名行走队员，拖拉着丧失意识的旗手也上路了。漫漫无际的长雪檐，稍不留神就会下坠几百米。昨晚上的风雪把来路的痕迹给抹平了，开尊教练仍扮演开路先锋角色，挎着安全绳，先用冰镐的柄尾锥头探路，再迈步，深一脚浅一脚踏出新的雪痕。他把绳子延长到头再用冰镐固定下来，一挥手，后面的另一位藏族教练用铁索把捆绑旗手的绳套挂在安全绳上开始往前拉。由于第三位教练押在最后做后方保护，只有一位教练拽旗手，必须有两名队员配合才能拉得动。“咳，拉！咳，拉……”11点钟，12点钟。就这样一只队伍顽强地缓慢地往前移动着，移动着。“开尊呼叫罗申！开尊呼叫罗申！罗申吗？我们正在下撤。什么……”终于同罗教练取得了联系。